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74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黄河入海处

□北京张鑫

旅途况味

家住蒋王庙

□南京薛来彩

城市笔记

山东东营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著名旅游城市,尽管同在海边,但她的名气远远没有青岛、大连、威海、烟台这些海滨城市的名头响亮。我从小生长在中原,对海滨城市了解很少,更没有听说过东营这座城市。之所以近年来屡到东营游玩,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熟悉,是因为我结识了一位东营的画家石老师。

他有很多大尺幅作品,画面中往往展现葱葱翠绿的芦苇浩荡无边、紫红的碱蓬草一望无边、清亮的河流宛转回环、优雅高洁的丹顶鹤起舞翩跹的壮阔场景。我被石老师的湿地艺术深深吸引了,和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言语间,石老师提到他所描绘的风景就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美景,我便也动了想要去这座城市游览的念头。

去年十一黄金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我早早地抢到了从北京到东营的车票。从北京到东营没有合适的直达车,需要在济南中转。经过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后,我终于抵达了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石老师专程开车来接我,坐在车上,我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这里的街道宽敞整洁,路上行驶的车辆并不拥挤,像鱼儿般自由地在水中飞速游荡。路旁的法国梧桐高大挺拔,为敞亮的街道绣上了翠绿的花边。石老师给我介绍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状,言语间满是作为东营人的骄傲和自豪。他为我规划了四天的行程,我对此向往已久,充满期待。

第一天石老师开车带我去去了位于垦利区的黄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渤海和莱州湾的交汇处,是万里黄河奔腾入海的地方。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开始,一路呈“几”字形纵横5464公里奔腾入海,以鬼斧神工的手笔呈现出一处处令人叹为观止的绝美景观,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就在黄河的哺育中滋生成长。穿行在天鹅湖畔、芦苇文化乐园、万亩槐林森林公园、黄河雕塑园中,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景象、黄河文明的灿烂悠长、华夏历史的厚重沧桑。登观光塔到达高空观景台,我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脚下的这片水域,就是历经了九曲十八弯的华夏母亲河奔腾入海,抵达太平洋的地方。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无比渺小,真正体会到了苏东坡泛舟赤壁时所写的如“沧海之一粟”的宇宙感、历史感。

南京的蒋王庙,现在已经没有“庙”了。但在很早很早以前是有的,每年还举办庙会。据考证,“庙”中供奉的是东汉人蒋子文。蒋子文是广陵(今扬州)人,东汉末任林陵(今南京)县尉,因追逐盗贼而战死于钟山脚下,百姓为他建庙祭祀。三国时,孙权封他为“蒋侯”,还将钟山改为“蒋山”;到宋明帝时,封他为“蒋王”;到萧齐时,更晋封为“蒋帝”。宋代诗人曾棁《蒋帝庙》诗云:“白马千年系庙门,炉烟浮动袞龙昏。阖棺漫说荣枯定,青骨犹当履至尊。”说的就是这事,蒋子文从俗人被逐步神话为“神”,岂不是“青骨犹当履至尊”?由此民间对蒋子文的祭祀活动也愈演愈烈,逐步衍生成蒋王庙的庙会。

二十年前我到南京工作时,家住蒋王庙附近,常到蒋王庙的登山道去登山。“庙”虽没了,但庙会还延续着,我就到那里逛过几次庙会。记忆中庙会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也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商贩们沿登山道两侧摆满了地摊,搭了许多帐篷,各种五花八门的物件、各种五颜六色的食品、各种花花绿绿的衣服,也是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我在庙会摊位上买了一大包小时候特爱吃的蜜三刀、董糖、酥苕牌等,吃了很长时间。在南京还能享受到童年的味道,真令我意外。但2003年“非典”肆虐,有关部门害怕因举办庙会会引起传染,便决定暂时停办,这也停就停了三年。此后由于道路拓宽、城市改造等诸多因素,2005年蒋王庙的庙会活动正式停办,蒋王庙也就只剩下地名了。庙会曾经带给我的感动和鲜活记忆都留在了岁月深处。

现在的蒋王庙只是南京地铁四号线的一个站名,每天往来这里的人们行色匆匆,似乎再没有人理会蒋王庙究竟是怎么回事。蒋王庙曾经的繁华、精彩,都湮没在寻常巷陌了。但当你从地铁口出来,猛然间会眼睛一亮,一

脚下的河水奔腾不息,如同千军万马开疆拓土。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水流声,恰如战场上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的厮杀。高空中海风强劲,湿润的风肆意地抚摸着我的每一寸肌肤,这是翻山越岭、跨越山海的气流献给每一个前来黄河入海口观光游览的游客珍贵的礼物。我闻到了清新怡人、沁人心脾的气息,它钻入我的口鼻我的肺腑我的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让我的生命和黄河母亲水乳交融、片刻不离。席卷着泥沙的黄河水金黄华贵,叫喊着嘶鸣着奔入翡翠色的浩瀚海水中,勾勒出清晰的黄蓝交汇的边界线。黄河于华夏文明是母亲,于亿万华夏儿女是母亲,但当她奔入海洋的那一刻,她也变成了一个对母亲充满依恋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涌入母亲那温暖的怀抱,直到河海一体,再无分离。

行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随处可见的鸟儿翻飞起舞,鸣声阵阵。《诗经》中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一代文豪苏东坡写有名篇《放鹤亭记》,宋徽宗也画有千古名作《瑞鹤图》,无数文人墨客毫不吝惜地呈现出对于仙鹤的喜爱。而此刻飞翔在我眼前的,不仅有素雅高洁、舞姿灵动的丹顶鹤,还有黑嘴鸥、东方白鹳、白鹳、勺嘴鹬、沙丘鹤、蓑羽鹤、灰鹤、白枕鹤、黑嘴天鹅、黑颈天鹅、黑天鹅、大天鹅、东亚卷羽鹈鹕、大鸨、苍鹭、池鹭、鸿雁等众多鸟类,它们都是黄河口湿地系统中重要的成员。石老师讲,这里被称作“鸟类的国际机场”“中国东方白鹳之乡”“中国黑嘴鸥之乡”,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超过30万亩,共有珍稀鸟类373种。大批候鸟栖息其间,人们经常看见“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湿地草”的壮观景象。无数鸟儿们在广阔的湿地里飞翔、欢鸣,给黄河入海口注入无尽的生机活力,也使得这里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之后的几天,石老师又带我参观了孙武祠、胜利黄河大桥、知青小镇等景点,品尝了利津水煎包、河口冬枣、东方对虾等特色美食,感受了这座滨海城市的人间烟火。在参观过的所有风景名胜区内,我对黄河入海口情有独钟,念念不忘。这里的风景是跨越千年的,这里的水也折射着历史与文明的光芒,它们是华夏文明的见证,一同书写着辉煌灿烂的黄河文化。

眼便看见对面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明代建筑。那就是岐阳王李文忠墓,冥冥中为蒋王庙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蒋子文与李文忠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李文忠是朱元璋外甥,19岁开始领兵作战,屡立战功,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战神”。而蒋子文“嗜酒好色,挑拨无度”,也没有什么战功,死后却被封“神”,在多地被建庙(扬州也建有“蒋王庙”)祭祀,真是让人无语。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不忍细品。

上世纪90年代,金陵石化在蒋王庙斜对面建起了南京当时最大的社区——樱轮花园,百岁老人袁晓圆还专门为它题写了园名。曾经逐渐荒凉的地方,一下子又红火起来,烟火气也越来越浓。在蒋王庙与樱轮花园之间有一条200多米的小道,尽头就是著名的中国医科院皮肤病医院,每天从全国各地来看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外地病人往往找不到这家医院,只能找“蒋王庙”,蒋王庙就成了一个标志路名。

现在作为地名的蒋王庙,真像一个落魄的公子,不禁使人感叹:曾经连绵香火盛,至今谁识蒋王名?岁月的变迁,时光的流失,改变了一切,哪怕是“神”也经不起这样的改变。但对我来说,蒋王庙是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洋溢着一日三餐的温暖。家住蒋王庙,让我设身处地感受到城市的沧桑巨变,体验到城市发展的步伐。

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既有辉煌灿烂的高光时刻,也有低谷沉寂的时候。“蒋王庙”这三个字,总会时不时让人想起什么,想起过去岁月的种种,想起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传奇,比如历史、文化,或者所谓沧海桑田,令人不胜感叹。但于我,面对这些曾经熟悉的街景,心里总会涌出一份非常温暖的踏实,因为那是我曾经的家。

换菜单小记

□东台李波

烟火人间

为了遇见的停留

□宿迁程果儿

生活相册

节后请客,订好酒店,晚上黄经理发来菜单,言明菜可以更换,直到满意为止。我将菜单发到家庭群,征求意见。时间不长,下面就跟了一串帖子:

“菌菇老母鸡汤就不要了,每次这菜客人只喝汤,不吃鸡肉,鸡肉太老,嚼不动。”

“浓汤鱼肚烩蹄筋,喜欢吃的人不多,每次请客都有这菜,看着就烦人。”

“红烧羊肉膻气重,我从来不吃羊肉,这个菜换掉。”

“过年肉吃得太多,红烧肉也不要。”

……

觉得他们的意见多少有点儿道理。便问:“总的数量不能减少,换掉这几样菜,你们认为应当换上什么菜?”没多会儿,家人就跟帖建议:

“菌菇老母鸡汤换成红烧老鹅,这个菜味道不错,喜欢吃的人不少。”

“浓汤鱼肚烩蹄筋换成毛血旺,这个菜客人应该喜欢吃。”

“红烧羊肉换成韭菜炒百叶,菜单上素菜太少。”

“红烧肉也换成素菜,刚过完年,肚子里谁也不差油水。”

“毛血旺”于我来说是个新名词,特地上网搜了下,感觉食材真不错。要是用这些食材烹调,应该是道受欢迎的菜肴。

于是我做了决定:“羊肉就不换了,一个人不爱吃,不能说客人们都不爱吃;其他菜就按你们说的更换。”

等了会儿没见到异议,便将更换的菜名发给了酒店黄经理,黄经理立马回复:“好的,就按你说的定,有什么情况可随时联系。”

黄经理将修改后的菜单发了过来让我确认,我确认后将菜单发到家庭群,又有家人建议:“将基围虾换成河虾,河虾比基围虾好吃。”将此建议发给黄经理,黄经理回复:“现在冰天雪地,实在买不到河虾,真的不好意思。”河都结冰了,不能强人所难。我回:“那就算了,不换。”对方回:“谢谢理解!”

第二天中午,客人们如约而至,推杯换盏,其乐融融……

事后感觉,中午吃的菜不咋地,家人也觉不咋地。问题出在哪儿?想想就明白了,桌上没了菌菇老母鸡、鱼肚烩蹄筋、红烧肉这些传统大菜,加之毛血旺也是鸭血居多,菜品质量就显得“单薄”,少了“厚度”。

师傅是根据菜品营养和价值配菜,外行凭个人喜好随意换菜,结果菜也就不咋地了。教训是,尊重配菜师傅的劳动,家人的意见不一定都要采纳。

元宵夜,一家人吃完、聊完已然不早。儿子提议去小城南郊的古徐城转转,那儿可以燃放烟花。

雪停风冷,停车时便看到高处炸开的斑斓烟火。我们先因一溜斜坡勾留,雪坡上磨出多道冰痕,有人走着走着踉跄几步,不少孩子跟大人反复滑着,乐不可支。我那一米八三的好大儿,在雪坡上跑来跑去,暂时不用看手机、听小说,在冰雪世界里找到一份切实可触的快乐。

夜渐深,城边已无烟火,只有更远的古徐大桥上时见几簇彩花迸起。我们三口越过雪野,向更远的桥上走去。

2023,于我而言,是焦虑又痛苦的一年。儿子步入九年级,青春期的他不时和我们冲撞。我彷徨无助,甚至以泪洗面。仰望漫天烟花,我把它们当成流星许愿——都与儿子有关。夫君不只要担着儿子的情绪,还要来安慰我,更是不易。

瘦高的夫君在前面喊:“跑起来!”撩着有伤的膝盖大步奔跑。我知道,他是想让我释放情绪。我迎着寒风紧跑一段,倒也痛快。只有同样瘦高的大男孩是真正快乐的。其实我很矛盾,既希望他体谅大人,又不希望我们的焦虑影响他。

到得桥上,三口人慢悠悠走着说着,是一段难得的平和时光。人行道上有不少烟花残留物,一位拾荒老人停下三轮车,动手整理。我招呼两位男士:“我们帮爷爷一起弄吧。”

儿子提醒爷爷:“您毛衣上的线被钩下来了。”老人扯断线头,本已破旧的衣服,破上加破……

再往前走一段,我们打算回头。正遇一对小情侣停好车,支起“加特林”,朝已经孤寂的天空燃放。我们凑近去,夫君拿出手机拍摄。两筒放尽,姑娘热情招呼:“一起放,热闹!”推让一番,看他们真心邀请,儿子接下一筒,姑娘又递上一筒给我。老人也走近,收拾放完的纸筒。他的车子,又重了几分。

我们给小情侣道谢,祝福他们元宵节快乐,走了一段,再回头,桥上还有一片缤纷。儿子说:“今天的运气真好。”夫君说:“因为我们遇见了一对善良又乐于分享的情侣。”我想想,补充说:“也是因为我們善良,如果没有帮助那位老人,没有停下来,就会提早回家,也就不会偶遇这对年轻人了。”夫君点头:“停一停,会让我们遇见美好。”

到车子附近,已近子夜,寒风砭人肌骨。路两旁还有不少摊位,等着零星游客。我们买了梅花糕,大叔把香甜的梅花糕递过来,我们道谢离开。走几步听见旁边摆摊的大婶的声音:“不要不要,你留着自己卖呀!”做糕大叔的声音:“没有多少人来了,卖不了,大家一起吃,暖和。”

做糕大叔刚才对着我抱怨,天气不好,放烟花又有时间管控,元宵夜的生意并不好。他凑在炉边,还有几分温暖,相邻的大婶,就只得袖手任由寒风吹拂。

我心疼他们。也在想:我的儿子是善良的,他只是在学习上遇见了困难,在成长中承受了波折。或许就像我们跟拾荒老人的那段相遇,一时的停步,只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美好。